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00
26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九〇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五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博亚先生

理事国：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贝宁)

黄华先生

勒孔特先生

杰克逊先生

芬奇先生

金泽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博伊德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六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肯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07)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秘书长收到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谨通知阁下，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帕斯卡尔·卢武瓦卢是我国政府专使，奉命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即将进行的关于安哥拉问题的讨论。因此请你给予他必要的便利以履行其使命，并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我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宪章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如下：

“联合国会员国而非为安全理事会之理事国，或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于安全理事会考虑中之争端为当事国者，应被邀参加关于该项争端之讨论，但无投票权。安全理事会应规定其所认为公平之条件，以便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参加。”

鉴于已列入安理会议程的此事性质，又鉴于安哥拉外交部长来信的内容，我提议邀请安哥拉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

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要作如下声明以便列入记录，我国政府已同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代表参加这次辩论，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这项同意绝不构成承认的行为。

应主席邀请，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代表卢武瓦卢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古巴、埃及、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和赞比亚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本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因此，在安理会的同意下，我提议，按照安理会惯例和宪章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些国家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有限，不可能在辩论期间请所有这些代表同时就座。所以我请上面提到的各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索马里代表侯塞因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这次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我要请安理会注意与此事有关的下列文件：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的S/12019，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的S/12019/Add. 1，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的S/12023和S/12024。

第一位发言人是安哥拉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卢武瓦卢先生（安哥拉）：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让我们就一个对安哥拉有重大和紧急重要性的问题发言。我们尤其高兴这次安理会的辩论是在你这位主席先生的主持下进行。

我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他对安哥拉所显示的长期关怀以及他寻求世界和平的不倦的努力，表示我们的谢意。

我代表安哥拉人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人运）中央委员会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致意，这时使我想起当我国还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时候，安理会所采取的支持和维护安哥拉人民的英勇斗争的立场，我非常感激安理会的此项行动。

我也要在此时此地感谢各非洲国家采取主动，依照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上次会议提出的建议，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

安哥拉在它的非殖民化过程中，甚至在它独立之后，经历了并且仍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时期。在历时约十五年的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之后，正当安哥拉人民期望在和平的气氛下实现独立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却在幕后酝酿着一项阴谋，想在我国制造一个新的殖民局势。

当它还在所谓过渡政府统治下的时候，我国就遭遇到最无理的侵犯。甚至当时自称仍在安哥拉行使主权的葡萄牙，对于在安哥拉发生的事都保持着奇怪的沉默象大部分的世界舆论一样。

当帝国主义得到结论，认为制造和送来傀儡团体及其走狗仍嫌不够时，它便不仅将各种国籍的雇佣兵送进我国，并且派来南非的正规陆军。在此该强调一点，这种侵犯发生在正当傀儡部队即将完全溃败、安哥拉人民的先锋队，人运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国家的时候。其目的是抵销帝国主义内奸的失败，切断安哥拉人民的先锋队，并阻止按照预定计划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

我们无意针对个别国家作任何指控，也不想花力气来揭露隐藏在这场侵犯后面的各种动机；但是我们要求南非部队立即从我国撤出。我们如此要求，是因为目前我们的主权在南方边境上受到侵犯，而且也违犯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各项原则。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在此使大家明白的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见于独立宣言和宪法。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尊重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并将根据互相尊重主

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不干涉所有国家内政和互利的原则，与所有各国建立友好与合作的关系。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不属于任何国际军事集团，也不容许在其国境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因为我们捍卫这些原则，我们对某些国际政治圈子的担心苏联和古巴的支持我国，感到吃惊。遗憾的是，当南非的侵犯看来成功时，他们却默不作声，等到后来安哥拉于十一月十一日独立之后，我们才受到指责说我们利用了友好国家的援助来赶走入侵者。事实上，当我们向从开头就对我们的斗争有清楚了解的人请求援助时，我们是在行使主权，而且我们必须说，苏联和古巴是在干预安哥拉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援助不属于任何扩张主义的政治政策，也没有侵犯我们的主权。这种指控是荒谬的，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正是这些骂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其它的地方实行扩张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占领某些领土。也正是侵犯我们的那个国家在利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

那些口称和平，却支持人民之间的对立和维持战争状态的人，他们的言行的一致性在那里？

我们要说清楚，我们相信我们有权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请求任何国家帮助我们。我们也要说得非常清楚，任何这种对我们国家的关切，都无疑地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无理干涉。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干预形式，正如我们的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曾坚决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一样。

关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帮助我们与帝国主义进行战斗的人。我们特别要感谢非洲各国，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其它进步力量。

很幸运，这次安理会召开之时，南部非洲的事务已日益明朗，接近水落石出。在安哥拉人民对南非军队赢得了不容否认的胜利之后，我们现在又见到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同样地侵犯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为了这个理由，安理会必须对这

个问题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以保证这类行动不致重演，以免危害南部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一切可预见的后果。

引起对于和平的忧虑的不是安哥拉的局势，而是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局势。因此，安哥拉人民与这些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深信自由的时刻已在眼前。

对我们而言，如果纳米比亚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南非已听从了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建议，则我们的南方边境就可不会起了风波。南非侵犯所使用的复杂器材，其来源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拟略举数例，以消除任何怀疑。例如：72 辆 AML90 坦克；18 辆 AML60 坦克；140毫米大炮；88 和 105毫米炮弹；106 和 107毫米迫击炮；106毫米大炮；90 毫米大炮；AK“ENTAC”设施等。

在这些入侵中，南非部队遭遇到重大损失，许多俘虏落于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安人解军）之手。这些俘虏曾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露面。他们现在安哥拉，并没有受到虐待，因为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尊重这方面的国际公约。

南非的入侵使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南非除了对平民野蛮地大肆图杀以外，还抢走了我们经济所必需的货物。在此我可以一提的有：大量舰只被抢走，车辆被抢走，还有成千的优良品质的牲畜；家庭和旅社的家俱；和轻型飞机。从银行里抢走钱，破坏道路、桥梁、机场、工厂和广播电台。他们还把好几千人带到纳米比亚边境。可是我们却受到指控说我们想吞并纳米比亚，想断绝纳米比亚人民的水和电。这全是谎话。安哥拉是一个大国，可以自足，甚至还能满足愿在那里生活的外国人的需要。我们根本无意断绝纳米比亚人民所需要的电和水。

我们要强调与我们有共同边界的不是南非，而是纳米比亚，当纳米比亚的人民获得独立时，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将于适当时机和他们讨论利用库内内的水和电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我们期望国际社会、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提供我们必要的援助，以便我们国家可从事国家重建的工作。

尽管有比勒陀利亚当局的最近声明——他们说过要放弃或已经放弃库内内——我们仍要在此重申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要求南非部队无条件的撤出，我们并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使其立即撤出。

我们也希望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务必使南非保证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务必使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作为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基地，并务必使南非归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物资财产并赔偿它对安哥拉经济和人民造成的损害。

最后，我们希望尽快被接纳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以便我们加入已经成为联合国一部分的一切进步力量，为巩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南非的侵略我们切盼整个讨论将是针对这个问题，而不涉及到任何与安哥拉人民利益无关的事情。

主席：肯尼亚代表要求让他以非洲集团主席的身份参加辩论，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迈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允许我谢谢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邀请我参加南非侵略安哥拉问题的讨论。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也愿欢迎美国大使在我们中间，这次是他任职以来，我第一次发言。我确信他对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的工作定将有所贡献。

主席先生，当我以非洲集团三月份主席的身份写信给你要求你召集这次会议时我们的目的是要尽快展开辩论。但是种种因素集合起来，延迟了这次会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等待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到达。我愿乘此机会，代表非洲集团，在这里欢迎安哥拉代表团。卢武瓦卢先生昨天才到，我知道他自从到了后，便怎样地忙于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刚才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澄清了长

时期以来我们一直担心的许多重要问题。他的发言十分成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上，我深信，这将使我们对问题的讨论要容易许多。我祝贺他干练地提出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控告南非共和国无故侵略安哥拉的案件。

主席先生，在我进一步发言前，我愿通过你请安理会回想一下，过去有许多次在讨论与安哥拉无关的问题的时候，安理会的有些代表曾借机提出了安哥拉问题，因此是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场合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以致有时在安理会上发表了最好没有发表的言论。

我代表非洲集团，愿意一开始借着这个机会，呼吁非洲的所有友人们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尊重安哥拉代表团在安理会上提出的这个案件和问题，把它们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限于安理会面前的具体问题上。

我现在作这个要求，是因为上星期有些代表团（我无须指明）已在安理会上公开表示，他们必将利用这次辩论的机会，提出我们从过去几周的经验判断有理由相信与这次辩论只有很疏远的关系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的呼吁被当成耳边风，这些问题很容易也就会破坏这次辩论的目标。

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事件已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提请安理会注意的无数信件的主题。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不久前曾向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提出了这个问题。非统组织部长会议二月间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此时此地我所代表的集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审查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罪行。主席先生，我是根据了非统组织部长会议的那项请求，写信给你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

在此同时，我们都看到了南非常驻代表分发的载列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文件S/12019的文字，在其中，南非最高当局声称：从某方面来说，南非的侵略是有一些道理的。为了澄清这件事情，把事实列入记录，并且揭露我们所打交道的当局的真面目，我要宣读该文件中所载南非总理的声明，该声明如下：

“回顾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当葡萄牙对安哥拉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事实上它当时是安哥拉的管理国时，由于法律秩序的完全崩溃，迫使南非不得不占领卡卢奎水坝地区。我们的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工人的生命和防护水坝的设施。

“随后，南非政府立刻通知葡萄牙政府关于所采取的步骤并要求葡萄牙政府接管这个任务。当时，葡萄牙政府不能够接管这个任务，所以要求南非继续执行它的保护措施，并留在原处，直到葡萄牙政府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为止。

“南非政府已经数次明确地声明了它的立场：它占领该区只是为了保护工人和工程；如果一接到保证谓工人们将不会受到伤害、工程将继续进行、河水将保证流入奥万博，它就立刻从该地区撤退。回顾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以及我本人都已明确地声明了南非的立场。最近，在三月十四日星期日《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访问中，我简明地略述了我们的立场。我说：

‘它们要求我们驻守该区直到它们能够接管任务为止。它们始终没有来，因此，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区全是为了这个理由，而不是别有用心。

‘一当采取了保障生命和财产的步骤时，我们将立即撤走部队；此点一做到，我们就离开。’

“过去几天，我们通过第三方面接到了一些保证，这些保证一般说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正在复查我们对这些保证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南非将迟于三月二十七日从卡卢奎地区撤走它的部队。”(S/12019/附件一，第2页)

对这一虚伪的说法，最好的评论莫过于宣读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载于三月二十五日文件S/12023中的答复。我引述其中所说：

“上述的信的附件一内，载有南非共和国总理沃斯特阁下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南非部队从安哥拉卡卢奎水坝地区撤退的问题所发表的声明。

“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里，南非总理说：他的国家的部队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占领了卡卢奎水坝地区，所称目的是‘为了保护工人的生命和防护水坝的设施’，随后立即将这事通知了葡萄牙政府并要求它接管这个任务。沃斯特先生又说，‘葡萄牙政府当时不能够接管这个任务，所以要求南非继续执行它的保护措施，并留在原处，直到葡萄牙政府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为止’。”

“我们一定要注意：同南非国防部长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所作的声明相反沃斯特先生现在承认他的国家的部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侵入了安哥拉的领土，而葡萄牙政府既不知道此事，也没有事先表示许可，只在这个行动发生以后方才知道。

“事实上，葡萄牙驻比勒陀利亚的大使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二日被召到南非共和国外交部，并告以南非的军事部队已经派到卡卢奎了。随后，葡萄牙大使对于领土受到侵犯当场提出了抗议。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葡萄牙政府又在里斯本将这些抗议向为了此事而被召到外交部的南非大使再度提出。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给他的一项照会内又将这些抗议反复申说。

“因此，所说葡萄牙政府曾经要求南非留在卡卢奎地区并继续保护在水坝进行的工作等等都是毫无根据的。

“我国政府事先并未授权南非政府采取这种行动，而且一旦知道这件事后也未忽略提出抗议。”(S/12023)

南非供认它犯了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罪行，它为那项侵略辩解说它有理的企图也被葡萄牙常任代表权威性的答复挫败了。从这个局面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在葡萄牙政府正在安排把权力转交安哥拉之时，南非犯下了侵略葡萄牙压迫下的安哥拉殖民地的罪行。这件事必然为安哥拉共和国制造了许多纠纷，还不用提为葡萄牙当局添加的麻烦。这种侵略行为一直毫无道理地进行着。我们非得要求安理会谴责这种侵略不可。

我们必须切记，南非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没有共同边界，南非从它的边界越过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经过几百哩路才到达安哥拉领土。我们长久以来一直说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南非无耻地证实了这一点。它没有理由留在纳米比亚，而且好象认为这样还不够罪恶昭彰，竟然进一步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和破坏行为。

我们不得不至少要求安理会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利用纳米比亚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

安哥拉代表已经提出了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所犯下的罪行的一长串罪状。摧残人命，包括未曾卷入战争的男、女和儿童的生命，是联合国不能忍受的。摧毁财产，如安哥拉代表所叙述的情形，这也是同南非先前为其侵略辩解时提出的虚伪理由不相容的。我们敦促安理会要求南非为它在安哥拉进行的一切破坏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给予补偿。

关于南非声称所需并已取得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保障在安哥拉的生命和财产的保证，我不得不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讨论一项严重的侵略事项，我就会忍不住笑将起来。安哥拉地大物博人多。南非政府要世界以为，它在安哥拉某处可能有的不管什么所有权吧，都比在安哥拉的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更重要、都更有价值，有责任保障千百万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哥拉政府应当给南非一个保证，安哥拉将不会摧毁实际上是安哥拉的财产。这种要求真不值一顾。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南非同安哥拉没有共同边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安哥拉没有理由对一个非法统治纳米比亚的政府给予有关边境的保证。联合国如要取得关于纳米比亚同安哥拉边界的某些保证，纳米比亚理事会才是合法的当局。如果安理会赞成一种局面，让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由安理会内的讨论而受到正式的关注，那将是一个荒谬的现象。安理会有明确责任，应再次催促南非尽速撤出纳米比亚。

虽然这次辩论如我先前所说，应拘限于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安理会有责任明确重申它对南非把纳米比亚领土用作侵略安哥拉的基地的问题所持的立场。

就整个局势来看，我们看到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很清楚、很直截了当，我们迫切希望安理会也能这样看待这些问题，并且表明它的立场。对于那些在这个会场外辩论与非洲大陆无关的问题的人，我们要说，如果你们要保障世界的那一部分的和平与安全，你们就应该换换你们透视非洲大陆的污秽眼镜。带一副干净的眼镜；调整一下你们的立场，象非洲人看非洲人一样来看非洲大陆。如果你们不这样作你们必然会根据错误的前提来评价非洲人面临的问题，也必然会产生错误的决定和行动。

对于我们非洲人来说，问题很清楚。我们已经说明了许多次，在这里没有理由再重复。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简单明了，我们因此呼吁安理会宣布它的立场，当时机成熟时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

主席：在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我刚收到南斯拉夫常驻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安理会对当前的议程项目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按照安理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既然没有人反对，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希望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黄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注意地听取了前面几位代表的发言。目前，安哥拉局势的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愿意就此发表几点意见。

安哥拉人民为了取得民族解放，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庄严宣告了独立。这是安哥拉广大人民，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汹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配合与支援下，长期坚持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特别是安哥拉解放组织六十年代开始的武装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对此，中国政府曾向安哥拉人民和安哥拉各解放组织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但是，随着安哥拉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越过重洋，以赤裸裸的武装干涉，把刚刚迎来独立的年轻的安哥拉国家推入了分裂和内战的惨痛境地。历来怀有侵略和扩张野心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也借口保护它所谓在安哥拉的利益，公开武装入侵，直接插手干涉安哥拉内政。这当然是极其荒唐的。必须指出，安哥拉的严重局势是两霸激烈争夺所造成的。在安哥拉发生的情况，是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严重事件。它的严重性不但在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妄图阻挠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前进。以便继续维持它的反动统治；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超级大国，为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在南部非洲疯狂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和夺取战略要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这一疯狂攻势必将给安哥拉、南部非洲以至整个非洲大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南非当局武装侵略和干涉安哥拉的罪恶行为。我们坚决支持安哥拉人民和非洲人民反对南非入侵安哥拉，并要其立即全部撤出。非洲人民的这一立场是完全正义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同时强烈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安哥拉的侵略和干涉。坚决主张苏联军事人员及其外国雇佣军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安哥拉。这也是全世界公正舆论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正义要求。

现在由于安哥拉人民、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严正谴责和坚决斗争，南非种族

主义政权已被迫宣布于三月二十七日全部撤出其军队，是否能成为事实，尚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成千苏联军事人员和它所支持的万余名外国雇佣军仍然赖在安哥拉，拒绝撤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得手之后，正在策划新的侵略、扩张阴谋。安理会不能回避这一严重事态，更不能予以默许。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安哥拉的侵略和干涉，决不是什么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这是它十多年来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继续。这是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南大西洋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实现其全球进攻性战略的一个重要部署。它钻进了中东，侵占了捷克，挑起了南亚次大陆的纷争，在葡萄牙插了一脚，现在又伸手到南部非洲的安哥拉。

它在安哥拉各个解放组织之间支持一派，反对两派，蓄意制造分裂，多次破坏三个解放组织之间取得的联合协议和停火协定，拆散了曾经是安哥拉民族团结象征的过渡政府。当安哥拉人民长期为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苏联从来没有向他们提供过认真的援助。而在老殖民主义统治宣告垮台，安哥拉人民刚刚取得独立之际，它却无比“慷慨”地运去坦克、火箭、装甲车和新式战斗机价值几亿美元的武器。它派去成千名苏联军官，运去成万名外国雇佣军，挑起并直接参加了那里的内战，使安哥拉十五万黑人兄弟死在苏联的武器下面，多少个村镇被苏联的炸弹夷为平地。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能够做得出来的吗？这个超级大国在安哥拉的累累罪行，是它执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一次大暴露，是这个野心勃勃的新沙皇疯狂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罪证。

为了掩盖侵略、扩张的真面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吹嘘它一贯“真诚、无私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天然盟友”，并把它的干涉、控制和扩张行动说成是什么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然而事实却证明了这都是骗人的鬼话。

大家都还记得，当柬埔寨人民为讨伐朗诺卖国集团而艰苦奋战期间，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却一直同柬埔寨卖国贼朗诺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

埃及人民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苏联利用埃及人民反对侵略的愿望，通过提供所谓军事和经济“援助”，大举渗透，索取军事基地和种种特权，并且在埃及内部扶植亲苏的力量，力图使埃及成为苏联的附庸。苏联还用停止供应军火、零件，凶恶逼债，在阿拉伯国家间散布不和，甚至阴谋颠覆埃及政府，破坏埃及反抗侵略的斗争。萨达特总统被迫不得不一九七二年驱逐一万四千名苏联军事人员。最近萨达特总统毅然宣布终止“友好合作条约”。萨达特总统为了维护埃及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所采取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赞扬。

仅举以上这两个事例不是把苏联的假社会主义真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吗？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再表白它“并不想在安哥拉寻求任何好处，无论是经济的军事的或别的好处”。这也是骗人的鬼话。长期以来，苏联的宣传机器就一直公开谈论安哥拉“令人垂涎的天然资源”和“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企图在安哥拉取得海空基地，从而控制南大西洋。它还想把安哥拉作为它向中、南部非洲扩张的跳板，进一步破坏整个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攫取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人们只要把它力求在苏伊士运河、红海口地区建立新的“桥头堡”，在西地中海寻求立足点等活动联系起来想一想，不就可以看清楚它之所以在安哥拉赤膊上阵、不惜功本的原因何在吗？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的表演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告诉人们口蜜腹剑的苏联领导集团不是什么“天然盟友”，而是穷凶极恶的新沙皇；它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听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安哥拉的胡作非为，图谋得逞，那就很难保证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安哥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干涉不除，安哥拉和非洲大陆决无安宁之日。

但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很大，实力不足，困难很多。它每侵略、扩张

一个地方，就给它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根新的绞索。它可以欺骗一时、横行一时但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深信，已经站起来的伟大的非洲人民，一定会排除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团结一致，提高警惕，辨别真伪和敌友，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推进到新的胜利阶段。

主席：在我请下面一位发言以前，我想以主席的身份来作以下的阐明。

首先，我将议程再念一次：“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我想提醒安理会的理事国，安哥拉的代表希望我们严格地限制我们自己去针对议程上的项目发言。

我也要大家记起肯尼亚代表所提出的要求。

在这样作了之后，我希望安理会理事国的发言不要脱离非洲国家集团的具体要求。

我严肃地向安全理事会中所有理事国呼吁，请尊重安哥拉和非洲集团代表的意愿。

哈尔拉莫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安全理事会所讨论的是肯尼亚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控诉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局限在这个题目上。

刚才我所听到的一切是如此愚昧，使我觉得不屑作答。我同意非洲国家的要求，针对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为了它开会讨论的题目发言。但是我保留以后对刚才所听到的一切蠢言行使答辩的权利。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我在很不得已的情形下要求发言。我的发言是为了充分执行我身为本安理会中的一个非洲国家代表所负的责任。这个非洲国家的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都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我在此地已将近六年。这虽然不算很长的时间，但是已长到足以了解，在本组织中，中国和苏联的代表过去有过许多次的舌战。我经过仔细考虑后，同时我自己也认为明智地，一直保持缄默。将来我还是会如此。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介入的话，那就未免过份天真了。那些肆意进行这种舌战的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们刚好在讨论一个非洲的问题，这是非洲集团在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特别指示下提出的要求。因此，本理事会的非洲理事国肩负了一个维护非洲利益和适当地表明非洲立场的特别任务。

本来我发言的目的是支持本理事会的主席以他主席的身份、或者以他是一个非洲国家代表的身份，所作的呼吁、要求本理事会将其讨论的范围局限于正在考虑中的议程项目。我想向您保证，主席先生，你有我最大的谅解和同情。根据我在本理事会有限的经验，我知道，假如安理会的任何理事国要说它觉得合适的话或者它想说的话，那么要阻止他，甚或尝试阻止他，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安理会的理事国讨论一个由非洲国家所提出来的问题时，我认为我们也有权利去坚持，非洲国家的权利和它们对该问题的看法应当得到慎重的考虑。

更具体一点说，既然安理会的每一理事国和联合国的每一会员国都有要求对某一问题加以考虑的特权，那么，我相信，按照逻辑，当该问题受到考虑时，会员国应只讨论该问题。因此，在支持安理会主席的呼吁的同时，我想指出，假如我们的同僚想要讨论与南非侵略安哥拉无关的其他问题，他们当然有自由和权利去要求对那些事情加以考虑。

可是，假如正当讨论非洲认为是极严重的问题——南非侵略安哥拉的问题——的时候，这个辩论却从考虑真正的问题被劫持到去讨论或许对安理会其他理事国有

重要性的其他问题，那么我认为这至少是件很不幸甚至可悲的事。

因此，基本上我所说的是，假如我们安理会的一些同僚想要讨论其他的事务，他们有权要求将这些事务具体地列在安理会的议程上，以便安理会加以讨论。当然，当他们这样做时，到底那种讨论是否违反了本组织会员国有关其内政的国家权利的原则就要在问题提出时加以裁定。但是，我真正地向各会员国呼吁，假如不能完全避免作出其他的评论，也应作出刻意地努力，不要全然地为其他问题所影响而忘记了南非对我们在安哥拉的弟兄所造成的浩劫、伤害和破坏。

这是第一次我不能同意中国代表的发言。我只想指出，我们不能接受并且永远不会接受一个论点、那就是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是由苏联、古巴、或者任何其他对安哥拉解放运动的支持而造成的。安哥拉的代表已正确地指出，南非显然侵略了安哥拉。我相信，任何人如果肯费神去翻看文件和事件发生的先后的话，他就会得到结论说南非进行了侵略；正如同我们来自安哥拉的同僚所正确指出的，安哥拉政府要求援助。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安哥拉所提要求的是非曲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问安哥拉是否有权要求任何援助。每个国家和每个代表对这件事都有权表示意见但是我认为，接受南非有理由侵略安哥拉这一论点，不管这理由假借了何种伪装，是不公平的。

我们有许多理由否定这一论点，不只是为了安哥拉的利益、它的独立以及它的主权，我们这些从世界的那一个角落来的人这么做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现在不能接受，将来也不会接受，南非可以有任何合法或不合法的借口去大举干涉，只要它认为它的利益受到了一个非洲大陆外的势力介入或支持的威胁，如它在安哥拉的作为。如果我们接受它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太天真了。

在支持非洲解放斗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站在最前端，尤其是中国与苏联。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它是有案可稽的。从过去一直到现在，这

些国家一直在支持解放斗争，供给它装备。它们在军事或非军事方面的援助并不是秘密。过去我们甚至曾经说过，假如我们美、英、以及其他西欧的同僚——如果它们能够的话——也以物资和装备供给解放斗争的话，我们照样欢迎。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些支持并且以武器、装备、和运输等形式给予物质援助的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和苏联。

现在，假如任何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承认、因为安哥拉民解接受了非洲大陆以外大国的支持、南非就有借口进入安哥拉的话，那么我就必须指出，我们这就是为我们的自我毁灭铺了路。因为，安理会的理事国都知道，南非在安哥拉失败之后的副产物之一就是立了一条荒谬绝顶的法律，它授权给南非的军队，准许它何时认为它的利益受到影响何时就可出动。

因此，依照目前局势的必然发展，可以想见的是，假如据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解释和想法——我们都知道南非的逻辑是何等的颠倒歪曲——他们的利益受到了非洲南部解放运动所获支持的威胁，那么他们或者会觉得有权干涉。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不但如此，假如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中国或者苏联，给予非洲国家的支持，或者因为所谓的反共运动，而他们被认为是其中的健将，他们觉得受到的威胁使他们有权驱兵北进，那么我们将处于严重的境地。

因此，我重申：我们不接受，南非在安哥拉的干涉是因为安哥拉的解放运动受到非洲大陆以外大国支持的结果。

南非在安哥拉的侵略是有预谋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特性就是靠内对本国人民及外对非洲国家施行侵略以求生存。就南部非洲的局势来说，历史告诉我们早在安哥拉问题发生以前，南非的军队已经与葡萄牙的军队在莫桑比克狼狈为奸，一同对付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历史告诉我们，早在安哥拉问题出现以前，南非的军队就介入津巴布韦，与该地的自由斗士作战。历史，而且是最近的历史，告诉

我们，早在意识形态问题和冷战对峙——我指的是目前的冷战对峙——被推到前台来之前，南非已对赞比亚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因此，南非从来就没有理由并且也不寻找理由。它可以说是一个侵略性的政权，而它将继续是一个侵略性的政权，除非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它无法继续这样干下去。

我说过我必须这样说。我这样说时是负起了全部的责任和持着最严肃的态度。我是以安理会中一个负责的理事国，以非洲集团的一个忠实成员，和以本组织一个会员国的身份这样说的。

主席：由于时间已晚而表示想要参与这个辩论的代表为数尚多，按照在非正式协商中所计划的，我提议现在散会，下次会议在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七时三十五分散会。
